

尚書正義

六書正義

尚書正義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商書

湯誓第一

仲虺之誥第二

湯誥第三

伊訓第四

太甲上第五

太甲中第六

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

湯誓第一

伊尹至湯誓

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

從師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

傳桀都至之南

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師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師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師當是山阜之也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師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

西南從師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師在何由之謂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懇勲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

傳地在至拒湯

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

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謚言是也

湯誓

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至攸赦

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旣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旣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汝衆人其

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沒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爲虛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

傳契始至一夫

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爲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爲號若取商丘爲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旣非始祖又非

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
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
邰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
商爲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爲豳大王爲周文王以周受
命故當以周爲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秦誓云獨夫受此湯稱
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旣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
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秦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
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

傳稱舉至順天

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謂以諸
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
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

傳今汝至之言

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
我誓言所述也

傳言桀至賦重

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訓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衆力謂廢農功割剥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

傳衆下至喪桀

正義曰上旣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桀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

傳食盡至不實

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

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

傳古之至勿犯

正義曰昭二十一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旣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豪鄭意以爲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春人豪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湯旣至呂扈

正義曰湯旣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

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爲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

傳湯承至而止

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今廢柱祀棄

而上世治水士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
在湯誓之下云湯旣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
桀已爲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
得云旣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旣成粢盛旣絜祭祀以時然而旱
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旣置其
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
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
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
乃變安得以夏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
得斷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
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
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
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
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

傳言夏至皆云

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傳三股至寶之

正義曰湯伐三股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爲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股湯緩追之不及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至作誥

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垆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股故傳言自三股而還不言歸自三股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遂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

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股耳大垌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

傳爲湯至之後

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

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誥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爲惡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爲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

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
傳仲虺至曰誥

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
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爲名言是人之名號也
左傳稱居薛爲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
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
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
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

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
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
之國卅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
并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夏王至厥師

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

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爲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式用爽明也

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如故爽爲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德懋至不吝

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爲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之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爲此行尚爲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乃葛伯仇餉

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

然左傳釋牛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
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
爲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爲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衆
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
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
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
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傳指言
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
違孟子

傳賢則至之道

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
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
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
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傳弱則至正義